

布衣喻

黃奕彥

一片布料是由經線、緯線經由紡織的過程，一線一線相互交叉所織成。在紡織機旁，可以觀察到布從無到有的過程。紡織的過程結束，多了一樣先前沒有的布，日常語言中我們會說「一塊布做好了」、「布織成了」等等，都是在表達布的「生起」。「確實」有一樣事物新生了，因為製布的線材不論就個別來看，或堆置在一起，都找不到「布」。線材經由交織編串，有了新的功用，如遮風、保暖，還可進行加工剪裁，製成衣服等其他物品。

「布的有無」或「是否依因而生」都非重點，從實際觀察或理路推斷都不能否認「布有」及「布依因而生」。問題焦點在於：這塊新生的布是什麼樣的存在。通常我們會把新生的事物看成一個實體，有了這樣的實體，才會發生作用；不同實體有不同作用；因不同實體而賦予不同名稱。

然而，這塊布真的是一個實體嗎？透過五官觀察似乎是如此，視覺上有一塊完整的面積，觸摸時與線材有不同的觸感，線材與布抖動所發出的聲音也各不相同。從視覺、觸覺、聽覺似乎都證明了有一件不同於線材的實體存在。但仔細想想，「布」這樣的實體是在何時出現的？是在織成的最後剎那生起的？還是在紡織的過程中逐漸生起的？若如前答，試問在布織成的那一剎那，可有多出什麼實體？我們不是問有沒有多出一塊布，前文已說，布的出現無庸置疑；我們問的是有沒有多出甚麼「實體」，然後再稱之為「布」？原來的線材還在，就在那細密的交織之中，可是除了經緯線之外，並未多出甚麼實體。若如後答，則不論從哪個階段觀察，也都沒有那逐漸長成的實體。最後一剎那實體生起之說，與實體在過程中逐漸形成之說，只是把實體如何生起做不同的兩種解釋。既然每個階段在經緯線之外，找不出那新生的實體，兩種說法都無法成立。

有布而沒有布的實體，所以「布」之名並不是指稱一個實體，因為這樣的實體不存在；也不可指鹿為馬，將有別於布的事物稱之為布；更不可如國王新衣，硬說無為有。「布」之名也就是指稱那個經由線材紡織之後多出來、原來線材所沒有的，堪以布為名的作用。（至於要不要稱為布，那是名言約定俗成的問題，與此處的討論是不同課題）布又可以拿來裁縫成衣服，經由同樣的觀察，衣服的「生」也並未多出任何實體，新生的是堪成為衣的作用。

由布與衣之例，可進一步延伸思考：衣由布織成，布是因，衣是果，兩者是因果關係，不可否認。衣是「依因所生」，卻不能由「依因所生」為理由來證明衣是實體；布是衣之因，但也不能以布是「能生之因」為理由來證明布

是實體。因果皆非實體仍可安立因果關係。布、衣皆有，是從作用論；布、衣皆無，是從實體論；布、衣亦有亦無，是說作用有而實體無；布、衣亦非有亦非無，是說非有實體、非無作用。說有實體是增益，說無作用是損減。因此，莫將經典中「無生」一語理解為無所簡別的無生，也莫將破四邊生的理路理解為總破有因。

